

笑談戴笠一二三事

駱志伊

傾全力搏殺王亞樵

戴笠早年的勁敵，是在滬上活動的安徽幫首領王亞樵。此人控制一羣要錢不要命的亡命之徒，專幹綁票、暗殺工作。其中規模最大、佈置最周密的是民國二十四年（一九三五）十一月間在南京國民黨第四屆六中全會開會時，於中央黨部內謀刺蔣中正先生未成而擊傷汪精衛的事件，也是由王亞樵受了反對派委託而幹出的。他們先在南京組織一個「晨光通訊社」，趁國民黨召開全國代表大會時，以記者身份混入會場，手槍放入照相機內。當時現場人多口雜，秩序很不好。蔣先生在樓上聽到喧囂的聲音，很不高興，臨時傳語照相不必等候他。刺客孫鳳鳴（晨光通訊社記者）便只好刺殺地位僅次於蔣先生的汪精衛。因為刺客放在照相機內是一支三號小左輪槍，洞穿力不大，所以只把汪精衛擊傷而未斃命。刺客當場被張繼抱住腰部與雙手，加以張學良從旁猛踢刺客的膝蓋，使其失去掙扎能力，終於俯首就擒。

蔣先生聞訊下樓省視，汪精衛的妻子陳璧君趨前抓着蔣先生大哭大鬧，謂「精衛如此下場，看你怎麼辦？」她懷疑蔣先生臨時不參加照相，是預知有變故發生才避開的。蔣先生受了一頓冤枉之後，便找戴笠去訓斥一頓，命戴笠限期破案以洗清不白之冤。戴笠便連夜進行搜捕，找出孫鳳鳴領取大會記者入場證的線索，將當時在中央軍校工作的一個書記逮捕。他親自審訊後，立即帶着這個人專車趕往上海，將在上海靜安寺路淪洲飯店住的晨光通訊社編輯主任張裕華逮捕。中統局也找到線索，在丹陽縣將採訪主任賀波光逮捕。以後，又在上海四川路新業酒店將孫鳳鳴的妻子姚英捕獲。結果又在香港將有關人員余立奎、周世平、胡大海等捕獲，引渡到了南京歸案。因為此案內有一個是汪精衛改組派的人，陳璧君與汪精衛才相信和蔣中正先生無牽連。

民國二十年七月二十三日，有人在上海北火車站行刺宋子文未中，而擊斃了他的親信秘書唐映廬。迨民國二十三年四月，戴笠獲得線索，將在逃的兇手和宋子文的司機從蘇北高郵、蘇興兩地捕回，一問也是王亞樵幹的。閩變失敗後，王亞樵曾託范澤傑向蔣先生說情，想投靠國民黨，蔣先生命他同戴笠接洽。王亞樵當時眼中無戴笠，便去投靠桂系。戴笠深感此人不能除，後患無窮，一直到抗戰期間，他才透過地工陳質平和王亞樵的小老婆金石勾結為內應，派人在廣西梧州將王亞樵殺掉。

住院養病政要關心

西安事變蔣中正先生蒙難，戴笠與蔣夫人、宋子文冒險深入虎穴到西安設法營救，蔣先生終

於脫險歸來。蔣先生在「西安半月記」中曾提到戴笠的名字。以後張學良被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扣押並交給軍統局軟禁。戴笠將張學良的舊部陳旭東、吳鶯、王化一等也接收過來，安置在軍統局工作。西安事變後不久，戴笠患慣性盲腸炎在上海英租界宏恩醫院動手術後，蔣夫人代表蔣先生去醫院看戴笠，並親自關照醫院：沒有完全痊癒時，不准戴笠出院。戴笠從此便更加飛黃騰達起來。戴笠在醫院時，曾指定一個特勤組在醫院保護他，擔任他的警衛。當時上海警備司令楊虎，不但天天去看戴笠，還叫楊虎的姨太太天天燒些菜親自送去給戴笠吃。宋子文、胡宗南等也常常前往探望。

先熱後冷用張國燾

戴笠企圖利用張國燾過去在中共的地位和關係，大搞對中共組織內部進行打入拉出的活動。戴笠最初對於張國燾寄予莫大的希望，以為只要張肯賣一點氣力，便可以搞垮共產黨。張國燾說要辦一個訓練班，由他來訓練一批專門人員，戴笠馬上挑選各訓練班畢業學生中最優秀分子送去給他訓練。張說要在陝甘寧邊區設立一些策反站，戴笠馬上照他計劃辦理。真是要人給人，要錢給錢。此時張國燾不僅是戴笠宴客時座上最受歡迎的嘉賓，也是戴笠引為最得意的部屬。他每次請

客準備邀張國燾參加時，往往先告訴他的朋友，並且會說：「明天你來吃飯時，便可以看到共產黨坐第三把交椅的人物了！」但是一年過去了，張國燾一切計畫完全不能兌現，不但拉不出來，也無法打進去。戴笠想在延安設立一個延安站或延安直屬組，雖然張國燾用盡一切辦法，連這樣一個認為最有把握的計謀也無法實現。

當時范漢傑任二十七軍軍長，駐在太行山區，張國燾也派人拿着戴笠的信件，請范幫忙進入八路軍防區活動，結果不但沒有成績，連人也沒回來。最後只有在漢中成立一個特別偵察站，並在榆林成立一個陝北站，在洛川設立一個延安站，以便相機進行對延安的活動。此時戴笠開始對張國燾冷淡起來了，原來交給他辦的特種政治工作人員訓練班也在辦了兩期以後停止，畢業的學生也無法按計畫派遣出去，只好改派其他工作。一些策反站因毫無成績，慢慢都撤銷了。張國燾再也不受歡迎，半年、幾個月都見不到戴笠一次；即使見到了，不是被當面諷刺幾句，就是被嚴厲地訓斥一番。

汪偽要員引作知己

抗戰勝利初期，戴笠因周佛海、丁默村、羅君強、楊惺華（周佛海妻弟）等人對軍統局的工作出力很多，爲了他們的安全，便於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三日用專機護送他們到重慶，在磁器口楊家山的戴公館裏委屈一下。因爲重慶認識他們的人不多，比別處方便。在如此周到的保護之下，難怪周佛海口口聲聲說：「生我者父母也，知我

者戴先生也！」

另外，一些改頭換面的偽軍，如正在爲蔣先生效勞而執行清剿任務的任援道等人，依然得到寵信，一直逍遙法外。迨戴笠死後，繼任負責人深知當時人民對於漢奸仇恨到極點，爲了緩和人民情緒，更因不肯代人受過而影響自己，才把周佛海等人交出來，由重慶送到南京，關在老虎橋監獄。但軍統仍時予照顧，雖在監獄內還很優待。一直到周佛海病得要死之前，軍統局還命人去探望過他。據謂周佛海會眼淚模糊地對人說：「我過去難對不起國家，對不起老百姓，但對委員長和戴先生，我是盡了一切力量的！」因此，他臨終前還以功臣自居，說他在民國三十二年四月間接到戴笠給他的親筆信，其中有「呈准委員長，准予戴罪圖功」等語，竟向軍統局提出一個要求，希望他死後准許在他屍體上蓋一面國民政府的國旗。結果因某人不敢作主沒有答應，使他臨終前還爲此而感到很失望，終於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結束生命。

貴陽吃緊搶運物資

民國三十三年冬天，日軍向貴州方面入侵，少數先頭騎兵部隊已衝到瀾山附近，蔣中正委員長緊急下令從西北抽調一部分軍隊南下保衛重慶，何應欽總長親自到貴陽督戰。戴笠也立即將軍統局本部一千多人組織起來，成立一個戰鬥指揮部，同時帶着近千輛大卡車趕往貴陽搶運物資。有一天夜間，何應欽和戴笠站在離貴陽三橋不遠的公路邊，看着那亂得一塌糊塗的情景，何應欽

頓着腳說：「現在連一團人都調不來，怎麼能抵擋一下？」戴笠也急得沒有主意，便決定儘量撤退貴陽一切物資，集中卡車搶運，不管那一單位的東西，只要能裝上車的都先運走，並決定先搶過烏江再看情況。幸虧湯恩伯和胡宗南的部隊星夜運到一部分，日軍也不明瞭貴陽虛實，被抵擋一下，便自行撤離貴州，如此貴陽才免於淪陷。

元老重臣不賣他帳

在國民政府中一些元老重臣也有不賣戴笠的帳的。如陳儀在擔任福建省主席時，他就藉詞不知什麼軍統局，而把戴笠派在福建省的一個站站长張超槍決了。戴笠跑到蔣委員長面前哭訴，請求爲張超作主伸冤，結果還是不了了之。

還有一次軍統人員闖入司法院長居正的府上去抓人，居正大發脾氣，向蔣先生扔紗帽，不肯再幹，說連他這個負責全國司法的堂堂院長都沒有保障，這還得了。原來那次抄到他兒媳的房間內去了，他才覺得實在不能忍受，才要求查辦。結果，除了由戴笠向居正賠罪外，還把一個軍統局人員關了幾個月，總算敷衍了居院長一下。

物色江湖奇俠異人

戴笠很費過一番功夫，想物色一批像中國武俠小說上描寫的那種奇俠異人，劍仙術士之流的人物；但使他大感失望。他想爲宋子文物色一個武藝超羣，槍法出衆的隨從警衛，找了多年也沒找到。他所找過的人，如據說有輕身技術的杜心五，又如曾在重慶南岸擺過捕臺的黃老師，和打

敗黃老師的一個老道，都不能令他滿意。後來由湖南籍李肖白向他極力推薦柳森嚴，還有「江湖奇俠傳」作者平江不肖生（向愷然）所描寫的俠客柳暹的化身柳惕怡，經他談話之後，也認為只是走江湖、賣膏藥之流的人物。

在戴笠接見過的一些人物中，還有幾個值得一提。如暗殺汪偽政權上海市長大漢奸傅筱庵的主要人物朱升，當時許多報紙和雜誌稱之為「義僕」。朱升為傅筱庵父親的親隨，從小在傅家長大。傅筱庵父親在臨終前託朱升盡心照顧他這個最鍾愛的獨生子，朱發誓一定不負所託。幾十年間，他忠心耿耿地履行着老主人的遺言和自己的誓言，終年隨小主人在一起。嗣傅任漢奸市長後怕人暗算，連自己姨太太都信賴不過，却完全相信這位老管家。後來經軍統人員多方勾引與朱升結識，和朱結拜兄弟，進一步說服他。朱升在喝過幾杯酒之後，引軍統人員進入傅筱庵的寢室，並親手持刀協同軍統人員將傅砍死，反鎖房門，從容逃出。戴笠第一次約見他時，朱升還痛哭流涕，感到對不起老主人。他得到戴笠給他的一筆獎金後，便在重慶張家花園開了一間小型手工捲烟工廠，還按月拿軍統局的津貼和實物。

另一個人物要算是金石心了。前面說到，戴笠在抗戰前所最感到頭痛的勁敵王亞樵。金石心是王亞樵最寵愛的姨太太，經常由梧州去香江跳舞玩樂，被軍統局陳質平在舞場勾引上手，吸收金當軍統情報員。民國三十三年一月二十日，她親自帶着戴笠派去的行動人員王魯翹、谷玉林等人到家中，並幫同動手將自己的丈夫刺殺後，逃

到重慶。抗戰末期她一直住在重慶凱旋路。至於像專門替軍統局做自己丈夫周迅予的情報，使自已丈夫多次入獄還不清楚原因的羅華。還有在滬上拋夫棄子，掩護一個首次駕機轟炸上海失事後的美國飛行員，獲得美國頒發獎章的張若梅。此類人物在戴笠周遭的簡直不勝枚舉。

用人取捨多憑相術

軍統局所辦的許多基本訓練班內，戴笠會規定要講授命相一類課程，將會國藩所用以作為取捨部屬標準的「冰鑿」一書和麻衣、柳庄等相法編成教材。軍統局一些大員也都跟他一樣，非常相信這一套東西。由於算命的謂戴笠命中缺水忌土，所以軍統局本部在抗戰期間使用的化名，總是用一些水汪汪的名字來補足他命中的不足。如江漢清、汪濤、徐清波、沈沛霖、洪森等，即此原因。而其中用得最久的是沈沛霖，因為自用了此化名後，他的事業更一帆風順，於是戴笠便破例幾年都不換，認為與此吉利的化名有關。戴對化名的選擇很慎重，有時秘書室擬好了他不同意，還自己擬了交下使用。迨民國三十三年，秘書室認為沈沛霖用得太久怕不妥當，才擬了新的化名洪森，這比沈沛霖所含的水更多，戴笠才答應改用。但到民國三十四年底民國三十五年年初化名時，他不在重慶，秘書室助理秘書袁寄濱偏不相信這些，故意擬了一個缺水而多山的化名曰高崇岳，想看看究竟會如何，毛人鳳也不計較地批准了。詎料事有偶合，真是無巧不成書，結果戴笠在三十五年三月十七日機毀身殞，軍統局也宣告結

束改編，縮小範圍，弄得許多人都一直埋怨是此化名取壞了。戴笠平日用人，特別是新吸收地位較高的幹部，也愛引用相書上一類的話，從面部和外表舉止來決定取捨；對一些生得獐頭鼠目、眼斜鼻歪的人，他便不大中意。可是對一些跟他打過天下的多年老幹部，又不大講究此一點了。中美所主任秘書潘其武是最迷信命相的，常常為了安排老幹部的工作，引用相書上很多話來和他辯論。但戴有另一套說法，認為幹特務工作的人，總得有些鷄鳴狗盜的本領，或是殺人亡命之徒，否則是不能稱職的。只要能忠於軍統局的工作，不能過分挑剔。

一再設班訓練特工

戴笠早在擴大組織時，曾先後在南京洪公祠以及杭州浙江警官學校內開辦特務訓練班。南京特訓班用的是參謀本部諜報參謀訓練班名義，由申聽蟬任主任，專門找黃埔軍校各期畢業的失業學生，施以特工訓練後，交由戴安插在軍統局內工作。軍統局一些高級幹部如徐遠舉、何龍慶、陳恭澍、田動雲、廖宗澤、陳善周等都是這個訓練班畢業的。

戴笠是浙江警官學校特訓班的政治特派員，由他選調該校正科畢業生和調動一部分特工受訓，以後成為軍統局中骨幹分子。毛森、楊超羣、蕭勃、阮清源、鄧墨村等都是這個班畢業的。接着，戴笠又利用康澤在廬山舉辦軍校廬山特訓班的機會，與康澤合作，在該班附設一個隊，由連謀（福建惠安人，臺灣光復後，奉派擔任首任高

雄市長)任隊長,專爲軍統訓練特工人員。

交待部下寬待扒手

戴笠有一次在重慶黃角壩口看熱鬧,一瞬間兩支最新的派克筆不見了。他氣極了,找警察局偵緝大隊和衛戍總部稽查處,三天內要找回這兩支筆來,結果逾期未能找出。當時重慶公開特務機關的特工們爲此鬧得天翻地覆,日夜動員。平日有權勢的達官貴人丟了東西,萬一無法原物奉還,偵緝隊會指定扒手們分攤一筆錢,照樣購買同樣的東西賠出來;有時沒有丟失東西,還故意利用職權去索賠。這次是大老闆自己的東西丟了,這對筆又是梅樂斯送的,上面刻有名字,當然無法賠出,必須找回原物。直到一星期後,才算僥倖把這個從上海跑來的大扒手抓到。戴笠在得到原物後,要見見這個敢於偷他東西的人。於是通知偵緝大隊長李連福帶着這個扒手去見戴笠,這個人要見戴笠之前,嚇得渾身發抖。不料接見時,戴笠竟很和藹地和他談了幾句話,還命令李連福不要爲難他。

女特工鍾情不動心

有一個女特工周志英,以爲戴笠看中了自己,一心一意想當老闆娘,經常找戴笠糾纏。可是落花有意,流水無情,戴一氣之下,把她囚禁到息烽監獄兩年,到民國三十二年才釋放。她以爲戴笠回心轉意了,在到重慶的第二天便抹粉擦脂,打扮得花枝招展去找戴笠。誰知到會家岩公館,警衛一通報,戴不見她,叫她馬上走,她不禁

放聲大哭。戴聽見立即叫進去,當面罵她無恥,白天作夢,要她死了這條心。可是她堅決表示,寧可死也不肯離開。戴笠拿起雞毛帚柄打她,她不叫喊半句,一直讓他打。戴的親信在旁勸她要識相一點,她便向人申訴如何一心一意愛上老闆,不管當什麼姨太太,小老婆都願意。戴便趁此機會想溜走。她發覺了,立刻衝上前去抱住戴的

編輯報告

△已故四川省主席劉湘,堪稱民國以來最傳奇的人物之一,自四川內戰以至率部出川抗日,榮任第一任第七戰區司令長官。北伐以後,內戰頻仍時期,劉湘擁重兵雄據長江上游,大有舉足輕重之概,他和中央的關係,多年來曾經不止一次引起爭論,所謂諺語朋與,至今猶在方與未艾。年前又有趙友培著「中華民國抗戰史詩」引起軒然大波,川康渝同鄉會一致抨擊抗議,從而又成熱門話題。中外雜誌本期特地刊出王培堯「劉湘的毀譽」一文,以獨得秘辛,生動文筆,對於劉湘一生有新的評價。這是一篇極富史料價值的文章,可以爲劉湘之蓋棺定論。

△蔣夫人宋美齡女士暢談年來所思所感,是當代最重要的一篇歷史文獻,她所引美國哲學家傑姆斯的名言「國家的死敵並非外來的,他們來自蕭牆之內」,她又說民主政治不是即溶咖啡,或即飲茶,而是長期發展與考驗的結果,高瞻遠矚,語重心長,值得一讀再讀。本誌爲便於中外讀者隨時參考閱讀,特予全文掲載,並搜集極富

腿部,任憑戴用皮鞋踢她的頭部和胸部都不放鬆。在旁親信用力拉開,隨後將她送往白公館看守所關了起來,兩天後又解送息烽。直到戴笠機毀身殞後,毛人鳳才下令將她釋放。這時她神經已失常,經醫治半年多才好一點。

這是一代奇人戴笠一生的點點滴滴。是非成敗轉頭空!這些點滴將付今古的笑談之中!

編者

史料價值的珍貴圖照,敬請讀者注意。

△黃天邁先生的「浪跡天涯憶舊遊」,這一期寫到湯恩伯、魏景蒙、謝壽康這三位一生多采多姿的當代名人。珍聞秘笈,俯拾即是。

△立法委員包一民女士多才多藝,她的「患難餘生錄」本期寫到「曹德宜捉拿韓靜遠」的一段軼聞軼事,曲折離奇,引人入勝。

△本誌二七期第十八頁倒數第三行倒數第十一字起應爲「六十二年加彭與中共建交」。

△本期稿擠又兼排校不及,陳嘉驥、陳嘉猷、戚宜君、喬家木等的續稿以及童世璋先生的來稿均延至下期刊登,敬請讀者期待。

△繆培基教授的「駐德軍事代表團始末記」摘自繆培基文存,繆培基文存每冊售價臺幣一〇〇元,尙有少數存書,歡迎購閱,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

△黃鐵瑚先生:請告知通訊地址及電話,以便聯絡。

編者